

日前,在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与西十三道街交口的宽街博物馆,一场文物交接仪式在这里举行。

漂洋过海,历经百年的回归

斯韦特兰娜·舍德洛夫斯卡娅亲手将自己外婆生前一直珍藏的1927年出版的《哈尔滨风景图》及其他相关遗物,交给了宽街博物馆主理人宋兴文。而这一天,恰好是娜塔莉娅·波波娃的生日。三层大蛋糕和众人的祝福,在此刻紧紧包裹着她的心房。她于1952年6月27日在哈尔滨出生,1954年,年仅两岁时随家人返回苏联。而重新踏上这片土地时,她已是74岁高龄。

事情的缘由,要从2025年夏天讲起。在哈尔滨从事俄语翻译工作的李可新,到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卡拉干达市出差,遇到了对方公司的女工程师尼娜·舍德洛夫斯卡娅。两人相谈甚欢,得知李可新来自哈尔滨后,尼娜激动不已,第二天便拿来了家里珍藏的《哈尔滨风景图》,并讲述起自己与哈尔滨那千回百转、魂牵梦萦的故事。原来,尼娜的母亲叫塔季扬娜·雅科夫列娃·亚历山德罗夫娜,1924年出生于哈尔滨。塔季扬娜的父亲亚历山大·雅科夫列夫,于1918年被中东铁路气象局录用,定居哈尔滨。小塔季扬娜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学生时光,长大后在中东铁路医院当了一名护士,1949年又从哈尔滨来到大连铁路医院工作,直到1954年返回苏联,被分配到一处偏远的金矿矿区做医疗工作。后来,她相继在吉尔吉斯斯坦、哈萨克斯坦生活和工作,直至2014年逝世。塔季扬娜十分爱写日记,生前写下了许多关于自己童年和青年时代在哈尔滨的回忆录。

李可新回国后,开启了一场哈尔滨与卡拉干达之间的跨国网上交流。在与尼娜充分沟通并得到完全信任的情况下,《哈尔滨风景图》经由朋友从卡拉干达市捎回哈尔滨。翻开这本1927年出版的风景区摄影集,上世纪20年代的哈尔滨景象鲜活地映入眼帘。跨越欧亚大陆的漫长铁路线在此交会,来自世界各国、不同民族的人们在此集聚;日益繁忙的松花江码头,中央大街雄伟的俄式建筑,分布城市各处的二十多座领事馆、索菲亚教堂、极乐寺、秋林公司,还有街头理发、货摊等场景——一幅生动的城市图景,充分展现出哈尔滨这座新兴城市的魅力与时尚。来自哈尔滨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的李述笑、王宏波、刘长刚等专家学者,都对这本风景图称赞有加,认为原件的回归,对于验证和研究哈尔滨的创城历史,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。

城市记忆,血脉里的回声

这还不仅仅是一本风景图册的回归,哈尔滨与卡拉干达之间的走访也由此拉开序幕。双方一致同意,在宋兴文的宽街博物馆举行交接仪式。如本文开头所述,斯韦特兰娜和娜塔莉娅两位女士由卡拉干达市出发,辗转二十五个小时,经阿斯塔纳、北京,终于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落地。斯韦特兰娜是尼娜的女儿,即原持有人塔季扬娜的外孙女。可以说,她是一位哈尔滨俄侨后代。后来的交流中得知,她因为太爱中国面条,早就学会了使用中国的筷子。一同前来的娜塔莉娅是斯韦特兰娜的教母,她对哈尔滨怀有更加深厚的感情。在松花江畔出生的她表示:“我的父母毕业于当时的哈尔滨工业大学,都是工程师。时隔七十二年再次回到哈尔滨,我想亲切地称呼你们哈尔滨人为同乡。”

为了准备仪式上的发言,斯韦特兰娜几乎一夜未眠,只为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情感,充分分享家族历史中属于哈尔滨的那一部分。她表示,自己的曾外祖父和曾外祖母,同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一样,都是哈尔滨这座新兴城市最初的建设者。在那些因岁月而泛黄的家族档案文件和老照片中,以及外婆塔季扬娜的讲述背后,隐藏的不仅是我们家族的历史,更是哈尔滨的历史。她记得外婆讲过,在哈尔滨,不同民族的人们和睦相处,各自遵守着自己的传统和习俗,四处飘落着不同的语言,使这座城市交织着多元文化,充满生机与活力。

随同风景图册,两位女士还转交了她们家庭档案中与哈尔滨相关的文件和照片,包括长辈们当年获得的奖状、离职证明、出境介绍信、人物照片,以及亲手撰写的关于哈尔滨的诗歌和文章。宋兴文激动地表示,一定好好珍藏这本百年前印制的《哈尔滨风景图》——这份漂泊近一个世纪、记录着哈尔滨城市初貌与人文风情的摄影集,是研究哈尔滨城市发展史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。这些老物件,连接着两国友人的情谊,承载着城市的集体记忆,将在宽街博物馆集中地展出,持续不断地诉说哈尔滨百年的风雨沧桑与人文故事。

年中东铁路开通,让原本偏僻的边境荒野变成中俄往来的重要通道,绥芬河也顺着铁路慢慢发展起来。据史料记载,这座楼建于1903年,长39.3米,宽29.16米,建筑面积2050平方米。由于建筑外观是白色,渐渐便被当地人叫作大白楼。最初是铁路官员的官邸,是当时全城最气派的建筑。之后的百年里,它几经更迭,换过无数主人。从沙俄官员住所,到苏俄员工宿舍,伪满时期被日军占用,后来又作为苏联专家公寓、铁路职工宿舍、政府宾馆使用。一栋老楼,见证了一座边城从荒芜到繁华,也亲历了时代的起落变迁。2013年,大白楼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但最让我内心震撼的,不是它独特的建筑风貌,而是它深藏红色历史。谁也想不到,这样一座温柔雅致的大白楼,曾经是动荡年代里至关重要的秘密交通站。在上世纪二十年代,国内局势紧张,白色恐怖笼罩全国,一条连通上海、哈尔滨、绥芬河直至莫斯科的红色国际通道悄然成形,而绥芬河大白楼,就是这条生命线上最关键的落脚点。

那时候,无数革命先辈冒着生命危险往返中俄两地,这座隐蔽安静的白楼,成了他们最安全的避风港。楼里还保留着当年的秘密通道,可以直接通往附近的火车站,危急时刻能够快速撤离,守护着革命者的安全。李大钊、周恩来、邓颖超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,都曾在往返途中驻足于此。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,这是我党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代表大会,许多代表都是经

由绥芬河这条通道出境、入境,大白楼默默守护着这段隐秘又伟大的革命历程,在边境小城点亮了红色星火。

如今的大白楼,已经改造成红色纪念馆,免费对外开放。走进楼内,脚下是被岁月磨得光滑的木质地板,轻轻走过就能听见细微的脚步声。复古的吊灯、老式的走廊、拱形的窗户,保留着最初的建筑模样,氛围感十足。一间间展厅整齐有序,里面陈列着各式各样的老物件:泛黄的黑白老照片、老旧的铁路信号灯、百年前的车票书信、革命者用过的生活用品。每一件展品都朴实无华,却真实还原了当年的岁月,把曾经的故事一点点展现在我们眼前。

馆内的场景复原展区让我印象最深。逼真的场景还原了当年地下交通员传递情报、掩护革命者过境的画面。站在展区前,我仿佛穿越回了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,真切体会到先辈们在险境中坚守信仰、为国奋斗的无畏精神。没有轰轰烈烈的呐喊,只有默默地坚守与牺牲,正是因为有他们,才有了我们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。

我慢悠悠地在楼内回廊里闲逛,阳光透过拱形窗户洒进屋内,光影斑驳,温柔又安静。天井里草木繁盛,岁月静好的模样,和当年的惊涛骇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登上高处眺望,整座绥芬河小城尽收眼底,延伸向远方的铁轨、错落的城市建筑,远处朦胧的山林,边境小城独有的安宁与繁华,让人心生感慨。

傍晚时分,夕阳落在大白楼的墙面上,洁白的墙体

邂逅“中国美丽休闲乡村”

□文/摄 贤哲



游客在栈道上观赏嫩江红景。

嫩江市西南约10公里的前进镇繁荣村,素有“中国达斡尔族流寓第一村”称号,获评农业农村部“中国美丽休闲乡村”。去年十月,村后山腰建成一条塑木高架栈道,更加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观光打卡。

近日,我带着外孙女驱车前往这条观景栈道,进行了一次实地观光体验。那天,晴空万里,微风习习。栈道起点设于法藏寺后方山腰高地,也是整条栈道的最东端,全长约1.3公里。顺着山势蜿蜒,隐现于松林、银白杨、椴树、臭李子、山丁子等原生林木之间。远远望去,好似青山腰间系着一条温婉的红绸;漫步其上,又如置身碧波绿浪,乘着起伏的红色船板穿行,一路惊喜不断。

栈道采用贴近实木质感的塑木地板铺设,防水防腐,十分适配嫩江边潮湿多风的气候。步道两侧搭配灰色钢结构支架与金属拉丝护栏,扶手顶端增设仿木包边,美观又稳固。修建时遇树让路,路面预留方形孔洞保留原生树干,绝不伐树,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景象令人动容。沿途每隔一段距离,便设置休憩长椅与垃圾箱,处处透着人文暖意。

一踏上栈道,燥热瞬间消散。即便走到缺少树荫的路段,穿林风裹挟着江水温润的气息扑面而来,全无闷热压抑之感。

途中偶遇环卫工,我指着旁边长势茂盛的树木询问品种,他告知是臭李子树。以往所见臭李子树大多纤细矮小,我不免心生疑惑。直到他举起拾物长竿拨开枝叶,露出一串串青果,我才感慨山野造物自有奇妙。

道边草木穿过护栏向外舒展,仿佛伸手与游人致意。穿过栈道预留孔洞向上生长的树,枝叶彼此交织,撑起一片清凉的绿色穹顶,是山林给予人类的温柔回馈。见有些树干布满独特纹路,我对外孙女打趣:“你看,杨树上长出的三角眼。”孩子认真纠正:“都是等腰三角形。”本想借着景物科普树木特征,一场童趣对话,更添旅途趣味。

行至栈道中段开阔处,嫩江蜿蜒向远方铺展,如同一条透亮的银色飘带,江滩与湿地风光尽收眼底。

沿着栈道继续向西,原生山野气息愈发浓郁。彩蝶、蜜蜂穿梭花间,翩翩起舞;喜鹊与群鸟鸣声婉转,此起彼伏。恰逢椴花期,淡黄色小花缀满枝头,清甜花香随风漫开,引得蜜蜂往来采蜜;林下山石旁野草繁茂,玫红色石竹花肆意绽放,如同绿林鬓边点缀的花饰,格外亮眼。

正悠然前行,两只花鼠倏然跃上栈道,不惧游人,自在蹦跳嬉戏,上演一幕灵动的双鼠之舞。尽兴后,才相继跳下,转瞬隐入密林。惊喜尚未褪去,又见一片黄叶悬于蛛网上,随风优美地打旋儿。此刻恍然感悟:飞鸟小兽、草木山川,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,游人不过是奔赴山野的过客。

一路向西深入,林间隐约传来鸡鸣犬吠,不知不觉临近繁荣村移民新村农户屋后。作为“中国达斡尔族流寓第一村”,这里见证着达斡尔先民沿江迁徙、落地生根的漫长历程。院落中,村民正搬运农具登上农用车,质朴鲜活的乡村烟火扑面而来,心底生出融融暖意。

再向前,透过林木缝隙,大秋千、七彩滑道映入眼帘,我们与充满童趣的儿童游乐园擦肩而过。

抵达栈道另一处制高点,极目远眺,嫩江城区轮廓若隐若现。山水、乡野、城郭相依相融,意境悠远。边走边赏,四十分钟后,我们抵达栈道终点开阔的星空露营地。这条被当地人亲切称作“二十里木栈道”的步道,宛如一条精致项链,串联起山林的灵秀与原生态野趣,无疑是繁荣村标志性景观。

若游兴未尽且体力充沛者,还可前往邻近白脸山,饱览层峦叠嶂、江天浩渺的风光;亲子不妨走进儿童乐园,尽享无忧无虑的欢乐时光。更值得驻足繁荣新村达斡尔族风情民宿,观赏古朴的民族老物件,体验地道达斡尔火炕,品尝特色风味美食。无论远方来客还是本地乡人,皆可于此远离俗世纷扰,沉浸式感受山野松弛,邂逅一场温柔浪漫的乡野之旅。

周边高峰森林公园、墨尔根驿站公园、墨尔根驿站博物馆,同样适合漫步游览,品读自然与人文交融的风光。

大美嫩江敞开怀抱,以苍苍林海、滔滔江流、徐徐清风与醇厚民俗,静待八方游人奔赴。



大白楼外观图。

被镀上一层温暖的金光,整座大楼显得格外温柔庄重。游览过后,我不再只把它当成一座好看的俄式老建筑。它承载着中东铁路的百年历史,记录着绥芬河的城市变迁,更镌刻着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。

百年白墙无言,却诉说着最深情的故事。这次大白楼之行,不仅让我欣赏到独特的边境建筑风光,更让我读懂了藏在边城深处的红色初心。这座屹立百年的老楼,是绥芬河的记忆,更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红色丰碑。



请关注龙头新闻App
文旅频道·北国风专栏